

“诗意与禅意的碰撞”

——韩东与旋覆关于禅诗的对谈

旋 覆 韩 东



【摘要】当代诗人、作家韩东主编的“年代诗丛”，时隔22年后，于2025年初重启，第三辑7本诗集已由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出版。其中，诗集《蜜蜂说》出版后，韩东采访了其作者旋覆。2位诗人就禅诗的内涵及其历史、现代诗歌与禅诗之间的连接以及旋覆当前的生活状态和诗歌书写展开对话，为我们揭开了禅诗与现代诗歌交融的隐秘脉络。旋覆的禅诗，是修行者“活在当下”的自然流露，也是诗人语言与生命互为镜像的“血脉苏醒”。

【关键词】禅诗；禅意；生命书写；现代诗歌

韩东：“磨铁读诗会”授予你“2021年度汉语十佳诗人”，颁奖词如是写道：“旋覆2021年的诗歌，融现代主义先锋诗性与中国古典的禅诗传统于一炉，宕开了诗的新风，建树了更为独特的美学，在当代诗歌的语境中，构建了一种新颖的诗人与事物的关系。”你在颁奖活动上发表了可视为回应的演讲《我为什么要写这样的诗》。能否谈谈你获奖和回应的缘起？

旋覆：我又重新写诗，其实也没告诉过任何人，但好像心里在干啥，外在也会有所感应，朱庆和突然加我微信，邀稿。这样就让沈浩波、康良等朋友看见了我的作品，并给予了一些鼓励，这就是大致的缘起。后来领奖时需要准备一段获奖感言，原本我都有点不敢看颁奖词：说的是我吗？那么高的评价，又先锋又禅意？可要写个回应，只好勉强梳理思路，非常认真地回应了“禅”和“禅诗”。它们都是人人知道却又格外晦暗不明的东西，这样从头上说起，我都不知道自己能否说明白——等于逼自己扮演了一个角色。颁奖词我受之有愧，获奖感言则告慰了自己的良心，毕竟住道场几年，毕竟读过古人禅诗，毕竟朋友赞誉。但还是承担不起，为什么呢？因为我严格讲并不懂禅。

韩东：禅诗如果作为现代诗歌的一个品类，其概念似乎发生了变化，未必局限于僧人所写，包括有禅意的诗歌也会被纳入其中。你在出家之前写了很多年现代诗，其中不乏杰作。出家以后你写的诗有明显的变化，是另一种风格的好。在写这

些诗时,你是已经有了禅诗的概念,还是看了前人的禅诗后,再对自己的写作有所改变?请你聊聊现代诗歌与禅诗之间的连接,好让读者有一个接近你的角度。

旋覆:我谈起来好像一套一套的,但实际上,我个人的写作风格相当随性。最近大家在纪念陈超,我便想起来,自己在大学时还听过他的课。他有本书叫《生命诗学论稿》,我很有共鸣的一点是他说的“生命诗学”,你的诗跟你的生命是一种等同的状态。实际上,我觉得杨黎、于小韦,包括你在内,诗作都挺有禅意,就是不见得大家喜欢这种古老的“标签”。像我,我觉得这个标签贴给我是过誉,我觉得我不配。

我写的时候没有禅诗的概念,但也可以说有。说没有,一个还是因为我觉得自己不配,另外,“吾心似秋月,碧潭清皎洁”,那种语言已经在我们存在的边界之外了,我能够使用的写作方法,依据主要还是你们确立的。这100年,沈尹默、废名等诗人,也不太存在于我的呼吸里,或者说很稀薄。另外,也可以说我有禅诗的概念,毕竟我修禅,我读过相关作品,并在想象中复活过古代禅人的生活 and 写作场景。说没有,也不对,血脉苏醒也是有的。

韩东:在现代诗歌这一框架中,你觉得禅诗的作用、意义,或是它与过去禅诗的不同之处在哪里?

旋覆:我感觉,还是一种解脱的意义。从文学、意义、修辞、现有的模型、习俗和认知形态中解脱。像日本的俳句,到了石川啄木,尤其是种田山头火笔下的作品,便是一种解脱。种田山头火苦行、游方,诗很短,虽然有苦吟味道,但在内容表达上,洒脱了很多。“一人独生火,亮堂堂”,仿佛他的潜台词是,“就这些,我觉得挺好,所以写给你看,其他的没了”。但这只是个横截面,纵向看,主要是禅诗的现场性,让我们从文本追求中解脱出来:决定诗的,不是这4句写了什么,而是怎么写,甚至不是怎么写,而是怎么活。

我自己过去对意义、深刻、语言穿透性等的强烈在意,不自觉中解除了。游戏的、小的、有印象没含义的,也是完全可以写的。很难说,意义、深刻等东西,背后不是我执、骄诤、攀缘、特别要好等种种有为之心。禅诗的精神,是为了解脱。有人说过,我们的心,都是别人思想的跑马场。所以,其实是为学日益,为诗日损的,它们的意义可能还在于,无为了我的生命,就无为了我的诗,那时的诗,才是真正能跟人互通互动的。这是第二个意义吧。如果我很执着,实际上我无法写出一首比较天然、可观、可爱的诗。就算有,也是假的,也是不可能被另一颗心感受到的——也许脑子会感受到,但心不会。

过去的禅诗是死的,尽管我们会想三星堆那里会不会挖出诗来,会是什么样子的诗,但它们都只是古代的精灵,可以对话,但玩嘛,还是要跟我们时代的精灵一起玩。

韩东:你读古人的禅诗是到寺院之后的事吗?

旋覆:是的。以前我没读过,后来一读才发现这也是一种传统,只不过比较边缘,大多是一些学禅、修行或悟道者所写,但留下了大量的诗作,而我在读的过程中

主要注意到的是他们的诗歌现场。其中有 2 位尤其具有现场性，一位是石屋清珙禅师，一位是济颠道济禅师。

石屋清珙禅师是公认的开悟禅师，他的山居生活空闲多，有时得了诗句，没笔墨，也就没记录。有一天，可能是弟子，也可能是外面的文人朋友，想知道他的“生命何为”，他于是凭着记忆一口气还原出了 30 多首诗。我记得其中一首写的是，头一天刮风很多枯枝被吹了下来，满地都是柴火，第二天不用再费心考虑安排啥劳动了，捡柴火就是了，现成。这就是一个典型的寺院生活的场景。甚至还包括去年猴子来偷走了 2 只梨，客人来了，没茶叶，煎了芦蒿代茶，辘头焗补后挂在墙上，具体、生动。没有世累，触目是啥就是啥。别人问问题答一答。没有笔墨就算了，赶上有笔墨，很宁静的深夜，也会有非常深沉精细的诗。这种诗歌的现场感，让我看到了禅宗的活泼，也窥见诗歌写作的一种可能。

济颠道济禅师也是如此。《济颠道济禅师语录》像个中篇小说，里面有大量的当时什么情况、如何写了一首诗的记述，很活泼，简直阳光明媚、谈笑风生。另外也是很多年前，有一次，去我们老和尚的会客室，他正和几个学画画的闲坐，见我来了，说正好写了几首诗，给你读读，也是两三张纸片，很废话。读完，他就拿打火机烧了。

韩东：禅诗似乎是古已有之，我的理解大概包括 2 种意思，一种是僧人写的诗，一种是诗的内容包含禅意。你认为禅诗的概念偏向哪个方面？

旋覆：其实不是个人的理解，而是有个传统，量很大，甚至外人看来有很多雷同。雷同是因为，不是为了写诗，而是为了传达对禅的体会、修行的感受。其中有字面的雷同，有艳诗，有各种粗言秽语，也有各种绕路说禅。

我觉得禅诗的核心部分还是那些开悟的人奠定的。“悟道诗”所表达的多是悟道之后一体而圆融的境界，也就是真正的禅的境界，比如，我们会认为有“我”和“境”，而悟道者就没有这种分别，也没有“我”和“你”的分别，他们的立足之处是心性，也就是空性，为什么我们不大用空性这个词，说空，又会着空。说心，也会着心，所以我们还常常听到非心非佛。悟道者为了向老和尚表达自己修行的情况，为求印证而写，或同修交流，这成了习俗，跟加微信似的。这是公认的禅诗的核心部分。这个“禅”指的是禅宗的“禅”，而不是禅修的“禅”。这样的诗，是未达到那种境界的人写不出来的，就像不知道梨子滋味的人写不出来梨子的滋味一样，即使写了也只是模仿，有经验的人一眼就能看穿真假。还有一种是僧人以及修行者写的修行生活中的诗，这类诗的数量也是巨大的，著名的比如王维、黄庭坚、苏东坡、皎然禅师等。此外还有文人们写的暗合禅意的诗，“春眠不觉晓”“梦觉流莺时一声”等。大概就是这三部分，我们耳熟能详的寒山子、王梵志、八大山人、八指头陀算是前两种，八大山人是显学，却很少有人关注其诗作。

韩东：你对禅诗的这种认知和界定是文学史的概念，还是大家都这么认为的？中国自古就有禅诗这一概念吗？禅诗和偈之间的区别在哪里？

旋覆:它本身是属于比较边缘的传统,不太好从文学史的角度来定义。若一定要说,还是公认的吧。

禅诗应该是禅宗大兴之后才有了规模,有了规模才有了概念,之前可能并未独立存在。比如六朝时期一些山水诗,或者道家修行人的诗,或者上古有些妙手偶得的歌谣,会有些相似的意味,但确实尚未形成禅诗的概念。到了唐末宋初,各种阶层、老百姓全部修禅,修禅是普通社会生活,禅诗也出离了文人圈层,锅碗瓢盆一样了。后来禅宗没落,禅诗也从滔滔江水变成细流了,变成探幽寻胜的产物。

如果我们去看禅诗中的生活场景和旨趣,会感觉不完全是为了创作,而是为了同修之间交流,其实是一种应用的或者是生活的状态,常常是口头成诗,被旁边的人记下来了。有的有文人案头感,有的完全没有。如寒山子的诗,是写在山壁、石头、树叶上的。

禅诗和偈应该是融在一起的。如果是不管平仄韵律、随意的,就被叫偈,更加精细的就会被称为诗。两句偈可能也不少,只是流传范围有限。另外,不仅有偈,歌、词、颂、赞……都有,比如《石头和尚草庵歌》《拔棹词》等。

韩东:你是哪年生的?来定山寺出家多久了?你来这里之后也一度离开过,离开的原因是什么?是由于内心冲突吗?

旋覆:我是1981年生的,来这里也有八九年了。我曾经独自去大理住过10个月,之后又回到了这里。是有一些这方面的原因,很幼稚,都不好意思在这说(笑)。后来才明白,一意修行这点才是最重要的,也看清独自修行的不可能,没有心力去完成。

韩东:你现在在寺院的生活是比较平静的?

旋覆:其实每天都过得差不多,但内心会有起伏,有起伏恰恰意味着有修行的对境嘛。在哪里修?对境修。其实老和尚是不同意我们过伪静的生活的,一定要在一个集体中,让你的业出来,看见才能破除,看不见就无法破除。

韩东:对于诗歌,你还是打算自然而然地写下去吗?

旋覆:今年写得少,有时还是会有点灵感和冲动。写诗的自我取悦和对语言幻境的陶醉,本质上是“有我有住”,也是我需要看到并破除的。

韩东:目前除了朋友的诗以及来自古人的东西,其他诗歌方面的东西你还看不看?除了诗歌,像小说这类其他文学作品,你还看吗?我记得你以前也曾经写过小说。

旋覆:都看得少,还有大数据推送的一些内容,逛街边摊一样。小说虽然也试过,但写的东西其实不太成立。看得不多,前段时间看了宗萨仁波切推荐的夏目漱石的《心》,小说里交错写了怡人的忘年友情和人心惟危……非常好看,“飓风起于青萍之末”,写得特别细腻。

韩东:我感觉写诗对你的修行还是有正面影响的。写诗让你和寺院以外的世界有了某种真实的联系,这种联系我觉得还是比较需要的。你的修行也给外面的人带来了另一种诗歌写作的角度。而且现在你看问题的角度也和以前不一样了,应该说写作不会对你的修行构成障碍……

旋覆:目前好像没有造成障碍,尤其是写的内容和方法相对简洁,并不怎么耗费精力,而且过去我也曾经中断过写作,所以这种执着也没那么强烈,但还是需要注意,“飓风起于青萍之末”。另外,我被济颠道济禅师警告过:流连风景,不造真境。

韩东:对于我来讲,写作这件事虽说没有什么根本上的意义,但也无可挑剔,因为你只能做这件事,如果你不做,各方面就会变得很被动。所以说,人不能太高估自己,否则就会在是与非、应该与不应该之间过于执着。我们其实是一种非常受条件限制的存在,并不能做到抗拒一切和身心俱往,能做到的和不能做到的,有时候顺其自然也是一种不错的选择。

旋覆:是的。

韩东:关于在寺院的生活和诗歌写作之间的关系,你还有什么可以分享的吗?

旋覆:有一首诗很直接。今年春天,晚春,我散步经行,那条路有花草也有菜地,所以时而闻到的是花香,时而闻到的则是浇菜的粪臭,走到花香的一段,我就会深呼吸,慢慢走,而闻到粪臭时就会赶紧呼吸放浅甚至屏住气,快步走过去。后来,我就把这件事写成一首诗。

这条路

春日里 这条路断断续续
交替花香和粪味
深嗅的人
一时间
肺腑里全是后悔
尤其雨后的春夜
杂木的花叶更为幽深
粪味也更加沉重
这不
刚换成浅嗅
又来到了充满最神秘香味的
那段路口
忍不住贪婪地、探究地,深吸不止
很巧
护林员走过去了
按说他们会是讨论气味的佳伴
但我又不是这意思

2024 年 5 月

韩东:你现在的寺院生活,家里人是什么态度?

旋覆:我在这里很多年了,起初他们确实不太理解,因为不是他们所期望的生活方式,后来渐渐接受了,毕竟父母都是希望儿女生活得快乐,而且他们都是很通情达理的人。实际上,通情、达理,也是很不容易的。

Poetry Meets Zen:

A Dialogue Between Han Dong and Xuan Fu on Zen Poetry

Xuan Fu Han Dong

Abstract: *Poetry Collections of Times* edited by the contemporary Chinese poet and writer Han Dong, was re-launched in early 2025 after a lapse of 22 years. The seven poetry collections of its third series has been published by Jiangsu Phoenix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House. With the appearance of one of the poem collections *The Bees Speak* by Xuan Fu, Han Dong interviewed the poetess. The two poets have a dialogue on the connotation of Zen poetry and its history, the connection between modern poetry and Zen poetry, as well as Xuan Fu's current state of life and poetry writing, which unveiled the hidden vein of the intersection between Zen poetry and modern poetry for us. Xuan Fu's Zen poems are the natural revelation of the practitioner's "living in the present", and the poet's "bloodline awakening" in which language and life are mirror images of each other.

Keywords: Zen poetry; Zen ethos; life writing; modern poetry

作者简介:

旋覆,原名侯子英,诗人,曾就职于媒体,现出家,法名妙觉。

韩东,诗人、作家,“第三代诗歌”代表性诗人,“新生代”小说主要作家。